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9月13日第17期 总第19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5期

“九一三”文献（二）

目录

【黑武器】

1.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交待与王辉章有关的以下问题
2. 关于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情况
3. 关于空司军务部赖参谋七一年六月到奉贤靶场看高炮部队实弹射击的情况
4. 关于领发黑武器的问题
5. 关于我的手枪
6. 关于一九七一年四月间从空军领发一千条枪的情况
7. 一九七一年四月派王辉章去空司要武器装备问题和对两批轻武器的分发情况
8.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强战备后要王辉章领发南空送来的两千支枪的情况
9. 在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上我交待王辉章办理具体事情的情况
10.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练问题

【反动组织路线】

1. 关于张志英复员问题
2. 关于刘蔚林的情况
3. 调白振海去南空工作时我和他谈话的内容
4. 关于“814站”修建营房的情况
5. 我和郭广权在上海接触的情况
6. 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时王辉章的发言情况

7. 七零年十二月王超前等人到我家里去谈论问题的情况
8. 我所了解的关于蒋国璋从浙江给军部打字室征来两名打字员的情况
9. 关于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的问题
10.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提纲）
11.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九届二中的传达】

1. 我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情况
2. 我和叶蜚闻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

【吹捧及制造舆论】

1. 为林贼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2. 关于吹捧、制造舆论问题的补充材料

【九一三以后】

1.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2.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补充材料
3. “九一三”以后我和梁金钟接触情况
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叶蜚闻在司令部黑骨干会上的发言内容
5.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司令部开会研究贯彻执行

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措施和叶蜚闻整理会议材料情况

【其它问题】

1. 关于几个问题的情况
2. 我给高雨民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情况

【本刊声明】

【黑武器】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交待与王辉章有关的以下问题

1. 1971年4月份派王辉章到北京空司要了一千支枪（派王去北京的情况介绍过），同月胡奎生向南空后勤部要了一千条枪。这两批枪是怎样分发的，按什么原则向王辉章交待的。

2.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十五日下午召开师团干部布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王维国讲什么话，部队要求发武器、通信器材，王维国要把仓库的枪都发下去，仓库已没有枪，王辉章怎样向你提建议的，说南京有发给我们的枪，怎么先派车以后南空有车来杭州给送来的，这两千支枪怎么分配的，给王辉章讲了些什么。

3. 调动高机连要王辉章办了些什么具体事，交待过几次，王辉章关于为了保密减小目标提出了什么意见。

4. 韩洪奎在图书馆传达林立果黑指示，王辉章参加情况，主要内容。

5. 传达周宇驰讲话王辉章参加情况。

6. 批判胡开德同志时王辉章的发言情况。■

【黑武器】

关于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一天（大约在一、二日），在军党委会议室开会中间（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魏忠锦、张启文、胡锦涛生和我等都参加了会议），郑长华说：“现在某工

厂生产出来一种小型冲锋枪，很适合飞行员使用，准备要军械修理厂仿造一部分，发给飞行员使用。”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军械修理厂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小型冲锋枪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有看见过，小型冲锋枪是什么人送到上海来的我也不了解。王维国、郑长华何时具体向军后勤胡锦涛和军械修理厂领导交代仿造小型冲锋枪任务的我也不知道；王维国、郑长华以后也没有和我谈过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

过了几天之后，在军党委会议室召开军党委整风交心会（扩大会各师团主要负责干部都参加了）时，军械修理厂的宋锦堂向胡锦涛提出关于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请军党委给军械修理厂党委写一封信，正式下达任务，便于组织力量进行（估计王维国或郑长华已向军械修理厂的宋锦堂和军后勤胡锦涛交待过仿造小型冲锋枪任务）。胡锦涛向我讲了宋锦堂要求写信的事，当时经王维国、郑长华同意用军党委的名义给军械修理厂党委写一封信，要他们负责给飞行员仿造一部分小型冲锋枪，请他们很好组织力量完成仿造任务。

因为当时是在司令部办公楼开会，胡锦涛要我找个人给写一下这封信，我就告诉叶蜚闻给写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军党委确定由军械修理厂负责给飞行员仿造一部分小型冲锋枪，请他们加强领导，很好组织力量完成仿造任。

给军械修理厂党委的信，给王维国、郑长华看过后，由胡锦涛交给军械修理厂的宋锦堂的。

一九七一年六月份一天，军械修理厂仿造的小型冲锋枪在四平路室内靶场试射时（不知道是第几次试射），胡锦涛要我和他一起去看一次试射，当时在场的有军械修理厂的宋锦堂和三个干部、职工。试射不很成功，枪就故障了，我们就回来了。这次看试射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型冲锋枪，这就是我了解的王维国、郑长华要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情况。■

杨忠立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

【黑武器】

关于空司军务部赖参谋七一年六月 到奉贤靶场看高炮部队实弹射击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我在奉贤高炮靶场组织高炮部队实弹射击时，一天上午军务处王辉章带着军务部赖参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到奉贤靶场，见到我说：空司军务部赖参谋这次来上海了解高炮三师改装后旧兵器（换下来的八五、三七炮）器材的移交情况。今天来靶场看看部队的实弹射击情况。

赖参谋说：“我这次来上海是了解高炮三师改装后把换下来的八五、三七炮都认真负责的修理，油漆一新，连所有的零配件都一起交给了接收部队，高炮三师的这种做法很好，他们的风格很高。使接受兵器的兄弟部队和满意，很受感动。所以要高炮三师总结个经验材料，空司准备通报一下。珍惜是高炮三师改装后第一次实弹射击，我想看看他们的实弹射击，了解一下新兵器的质量情况，也是来学习的。”

我说：欢迎你来我们军检查、帮助、指导工作。今天原计划是对空中目标射击，打完对空中目标射击的习题后，有批部队在撤离靶场前还要组织单位对坦克目标的试验射击。今天因天气不好，能否组织实施实弹射击还不一定，根据这次实弹射击情况，部队对改装的新兵器的性能还没有完全掌握，实弹射击中出现的误差，兵器器材的故障，是兵器器材和弹药质量引起的，还是操作技术引起的，还在摸索过程中。总的情况是越打越好。实弹射击成绩还不错，现在高炮三、八师已改装的部队兵器器材不配套，缺的炮瞄雷达、指挥仪、油机很多。这次实弹射击是在师团范围各连互相临时借用配备打的，指挥仪既影响实弹射击的进行，影响战备训练，也影响担任战备任务，特别是缺少100炮的重型牵引。这次实弹射击时就是把全军十几辆戴高乐牌牵引车集中起来临时组织轮流拉两个高炮师的

100 炮的。希望空司尽快补备。高炮部队改装所缺的兵器器材和车辆必须进行战备训练和担任战备任务。赖参谋说：高炮改装所缺的兵器器材和车辆空司也没有，以后空军接收到了就逐步解决。接着魏忠锦副军长也来了靶场，我们又谈了一些部队打靶的情况。

上午因天气不好没有进行实弹射击。我、魏忠锦、赖参谋、王辉章、王迎东（靶场主任）在一起吃午饭时，赖参谋提出：高炮八师全部改装 100、57 炮后，是否可以把虹桥、江湾机场两个小炮营改装备换下来的三七炮留给你们军装备这两个机场的联防民兵来保卫机场。我和魏忠锦都表示同意。我提出：我们这次组织单炮对坦克目标的试验射击，用木料等制作的坦克拖把模型一打就坏了，消耗材料太多，而且又不逼真。空司能否通过总参给我们军调一辆报废的坦克，以便部队进行打坦克训练。赖参谋说。他回北京后可以反映这个意见。

王迎东提出：现在部队组织实弹射击每批进入靶场的部队都是三、四个团射击，阵地拉的很大，100 炮又多，现在靶场是两部避开仪观察射击效果，不够用，请空司再给我们抽调一部（指出福空有），或批准我们在上海订做一部到两部。赖参谋说他回空司后可以把这个意见反映到领导上去。

可能我还提到空司发给 15 师、32 师疏散飞机用的拖车，因没有疏散的道路，发来后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时间长了可能就锈坏了。别的空军部队需用是否可以调走。

吃完午饭，知道下午的天气也转不好，很可能不能进行实弹射击，于是赖参谋和王辉章说，他们到阵地看一下就回去了。

以上就是王辉章带赖参谋到奉贤靶场的情况。赖参谋何时来上海，到炮三师了解什么情况以及何时回北京的，我都不了解。■

杨忠立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

【黑武器】

关于领发黑武器的问题

一、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空司给空四军武器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空司给我们运发过一批轻武器，可能有两、三支枪，具体数目记不清了。这批轻武器运送过两架次（指飞机运输——编者），剩余的轻武器是用火车运送来的。

空司运发这批轻武器我根本不知道。每次都是运送武器的飞机从北京起飞之后王维国才告诉我们“今天空司用飞机给我们运送了一批轻武器，你们组织人到虹桥机场去接收。”安—12 运输机运完两架次，空司才告诉飞机不给你们运送武器了，飞机未运送完的一部分武器用火车给你们运送去。每次飞机运送的武器和后用火车运送来的武器，我记得都是军务处的王辉章和军后勤派的人去接收的。

这批轻武器中还有少数的轻机枪、高射机枪和几只 40 火箭筒武器，这批武器的分发我记得王维国交待：装备防化机动连（警备处的警卫连），要满足 15 师硕放机场的需要（要多少发多少），然后发给 32 师盐城、如皋机场。

军务处也是按这样分配配备的。

王维国这批武器和空司运发轻武器，情况我不了解，在当时全国全军加强战备的紧张情况下，我以为是为了加强战备的需要，武器发到部队以后，军结合战备和各机场反空袭反空降工事的建筑，还普遍组织了反空袭、反空降演习。■

【黑武器】

关于我的手枪

一九七〇年上半年，我因嫌公家发的手枪大又重而没有要，于是徐多义从公检法军管会给我要了一支旧的花口手枪和二十五发子弹（一盒子）。这支手枪拿来后我就用红绸包着装在皮套内，连子弹盒一起放在我宿舍靠近床头的衣柜抽屉内，衣柜放在窗户左边的墙角里，衣柜上放的收音机\电话机和台灯，手枪放在衣柜的左上方第一个抽屉内，（即电话机下面的抽屉内）。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下旬我参加部队野营拉练时我带了这支手枪，一九七一年一月份拉练回到上海后，我依然把手枪放在紧靠床头的原衣柜的抽屉内。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我到军指挥所值班时，看到军警卫排在指挥所执勤的战士在擦枪，就联想到我的手枪，从部队拉练回来一直没有擦过，怕生了锈，于是我就告诉在军部办公楼执勤的警卫班（担任办公楼勤务工作的）战士（名字记不清了）到我家里找牛延芬，从衣柜抽屉内把手枪取出来交给警卫班这个战士拿到警卫班，然后又托去指挥所的人把手枪带到指挥所交给我（带枪的人我记不清了）。

手枪拿到指挥所后，我即把手枪交给当时在指挥所担任值勤（负责勤务工作的）警卫排战士张均（这个值班战士的名字可能记得不准确，他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二十一日一直都在指挥所值班搞勤务，当时指挥所的食堂的炊事员和指挥所的杨述桂等都和熟悉他，警卫排的战士更清楚这个值班战士的精确名字）帮我擦拭。因手枪已生了锈，他连续擦拭了两次才擦好。

张均帮我把手枪擦好后，我仍然用红绸包起来装在皮套内，放在指挥所指挥值班员休息室的衣柜内，我放衣服的旅行袋里，衣柜锁着，钥匙由我带着，因此可以肯定我拿手枪到指挥所去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八月或九月初，而不是九一三以后，这完全可以由以上帮

我擦拭手枪的当时在指挥所担任值勤工作的警卫排战士来证明（我从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十六日早晨一直在指挥所值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早晨，魏忠锦到指挥所换我值班，我就把手枪和其它日用东西装在旅行袋里，都带回家，把手枪仍然放在靠床头的原衣柜抽屉内，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四日我都没有随身带过手枪。九月二十一日上午郑长华、姬应伍住在军指挥所（师大），召集师以上领导干部开会时（即去锦江饭店听王洪文同志讲话之前），由徐菊才负责宣布：大家不要带手枪，带手枪的要交给他保存，并对每个人进行了检查，当时证明我没有带手枪。十月四日下午四时许，郑长华、姬应伍、张启文等在姬应伍的办公室宣布要我进学习班时，问我带手枪没有，我说没有手枪，问我放在家里什么地方，我说手枪放在家里靠近床头的衣柜抽屉内。

下午四时余，袁成俊等送我到五角场三院学习班时，还要我给牛延芬写了一张条子要她把我的手枪交给他们。我在条子上告诉牛延芬我的手枪放在床头的衣柜抽屉内请她拿出来交给组织上去的人。可以肯定，我的手枪确实是放在以上所讲的靠近床头的衣柜抽屉内，而不是放在床上的枕头底下。况且白天我的被子都叠放在床的中间，枕头都放在被子的上面，根本不可能放在枕头底下。我记得手枪子弹夹内压有三、四粒子弹，从来都没在枪膛内顶过子弹。我把手枪放在靠近床头衣柜抽屉内又用红绸包着装在皮套里的，肯定没有在枪膛顶过子弹。

我除了徐多义给我的这支旧花口手枪以外并没有别的手枪，也没有在其它地方放过手枪。■

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

【黑武器】

关于一九七一年四月间从空军领发一千条枪的情况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高炮三、八师陆续改装成100炮、57炮后，所需之雷达、指挥仪、油机和牵引车均未配有，为及时配备所缺之兵器、器材和车辆，保证战备任务，一九七一年年初，我们曾电报空司请求补发，使部队能进行战备训练，并多次在电话上向空司军务部催领过，但均未得到解决。一九七一年四月，高炮部队又要打靶，更急需解决所缺的兵器、器材，特别是牵引车辆。一九七零年底，一九七一年初，空军批准新组建虹桥机场警卫连、虹桥铁路专线警卫排、新华一邨教导队、“八一四”站警卫排、军警卫连（扩建）等单位，执行新组建的单位人员已调齐，但没有枪支配备。

一九七一年三月王维国告诉我，尽快给虹桥专线警卫排配备武器；王维国在一九七一年四月间的一次军常委扩大会上说：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是训练部队基层干部，除学习政治、军事外，还要学习一点轻武器。由司令部负责按警卫部队配备武器的要求（即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给新华一邨教导队准备好配备的武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上部队所缺的兵器器材、车辆和轻武器的统计数字。

王辉章从空司回来后告诉我，他多次去空司军务部汇报情况后，空司领导批准发给我们一千支轻武器（包括步枪、冲锋枪和手枪），先解决新组建单位的武器装备问题。高炮部队改装所缺兵器器材陆续解决。空军在上海接受的一部分戴高乐牌重型牵引车，已分到其它部队，高炮部队的重型牵引车以后解决。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王辉章告诉我空司发的一千支轻武器已运到上海军后勤仓库，并说其中有一部分新自动步枪和冲锋枪，问我怎么分发。我把空司发的一千条枪已运到上海的情况告诉了王维国、郑长华，问他们怎么分发。王维国说：先装备虹桥专线警卫排、虹桥机场警卫连、新华一邨教导队及其新组建单位，给三个高机连补齐轻武器，（因其担任警卫任务），其余的发给驻上海的各师团部队。

我按王维国、郑长华分发这一千支枪的要求告诉了王辉章，要他先配备新组建的部队，并根据在上海的各师团部队缺轻武器的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分发方案，把新武、自武、自动

步枪、冲锋枪发给新华一邨教导队、虹桥专线警卫排、公安局警卫处警卫连和军部警卫连（后两个单位是调换）。王辉章制定了分发方案，我看过同意后，并要他送给王维国、郑长华过目后发给了各单位的。■

杨忠立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一日

【黑武器】

一九七一年四月派王辉章去空司

要武器装备问题和对两批轻武器的分发情况

1. 派王辉章去空司要武器装备情况：

一九七一年春，高炮三师全部和高炮八师 24 团改装 100、57 炮后，兵器、器材等都没有配备，缺少炮瞄雷达、指挥仪、油机和重型牵引车很多，影响到部队的改装训练和担任战备任务。因此，曾电报空司要求解决所缺兵器、器材和车辆问题，空司没有答复。所缺的兵器、器材和车辆都没有得到解决，高炮三、八师根据上级批准的计划又要在该年五月进行实弹射击，不解决 100 炮的牵引车问题就要一些高炮实弹射击的进行。当时又了解到空军在上海接受了一批进口的戴高乐牌重型牵引车尚未分配，我们希望空司把这批戴高乐牌牵引车发给我们，或暂借给高炮部队在实弹射击时使用。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常委办公会上讲：新华一邨要成立教导队，学员还要进行一些轻武器训练，司令部要给新华一邨教导队学员准备好配备的武器（和警卫处机动连一样每人配备长短枪支各一把），并把虹桥专线警卫排的武器配备，对部队所缺的轻武器要求上级也能给予补齐，以便进行准备训练。

根据以上需要解决高炮部队改装后所缺的兵器、器材、车辆情况和王维国要给新华一邨教导队学员准备好配备的轻武器、配备虹桥专线警卫排的轻武器以及补齐部队部队所缺

轻武器的要求，我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告诉军务处王辉章：要他给空司军务部打电话，要求解决高炮部队改装所缺的兵器、器材、车辆问题，以保障高炮部队能按时进行实弹射击。牵引车如现在不能发给，是否可以先把空军在上海接收的、尚未分配的戴高乐牌牵引车暂借给高炮部队在实弹射击时使用一下，今年上级批准我们所组建的单位（虹桥专线警卫排、虹桥机场警卫连、“八一四站”警卫排即新华一邨教导队等）都还没有配备武器，加上部队原来缺少的武器也较多，要求空军发给我们一批轻武器。

王辉章给空军军务部计划装备处打电话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高炮部队改装所缺少的兵器、器材、处理和发给轻武器时，空军军务部计划装备处提出要王辉章最好去空司军务部当面详细汇报，以便领导了解具体情况，便于研究解决问题。王辉章告诉我：他给空司军务部计划装备处打电话要求解决武器装备问题时，军务部讲话足不出提出要他到北京去当面汇报所缺武器、装备情况。我说：要你去北京当面汇报情况更好，更便于上级业务部门和领导详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经王维国、郑长华同意，我就要王辉章去北京空军军务部要求解决部队所缺武器、装备的问题，王辉章去北京时带去了详细的所缺武器、器材、车辆等的统计材料。

王辉章从北京空军军务部回来后告诉我：他这次去空司军务部汇报所缺武器、装备情况后，经空司领导批准先发给我们一千支轻武器（包括步枪、手枪、冲锋枪），解决新建单位的武器装备问题，今年下半年全军按计划统一分发武器、装备时，还可以考虑根据我们所缺武器的情况，适当多发给我们一些武器；高炮部队改装所缺兵器、器材陆续解决，空军在上海接收的戴高乐牌牵引车已发给别的部队了，高炮部队缺少的重型牵引车以后才能解决。

2. 一九七一年思域对领来的两批轻武器的分发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王辉章告诉我：他在看书要的一千支轻武器和军后勤胡锦涛向南开空司、空后要的一千支武器已运到军后勤仓库，并说其中有一部分新新式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问我怎么分发这两批轻武器。

我当时告诉王辉章：给新华一邨教导队、虹桥专线警卫排按警卫部队配备武器的标准（即和警卫处机动连一样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发备武器；给26师虹桥警卫连发备武器；给其它新建单位发备武器；给六个高机连配备武器；其余的发给26师和高炮三、八师部队。

新式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可以按比例的发给警卫处、机动连（换发）、虹桥专线警卫排、新华一邨教导队和军部警卫连（调换）。

王辉章根据我告诉他的分发武器的意见，制定出具体的分发武器的方案，经我看过同意，并要他告诉王维国、郑长华同意后，发给部队的。

以上就是我派王辉章去空司军务部要武器、战备和对领来的两批轻武器的分发情况。

■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黑武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强战备后 要王辉章领发南空送来的两千支枪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军在四平路指挥所情报室召开师团领导干部和军机关处以上干部会，具体布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问题。因这些加强战备的重点要求是做好各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问题，在军里布置完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提出的具体措施要求之后，王维国、郑长华问大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大家提出部队轻武器缺的多，，为了做好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要求军里尽快补法

所缺的轻武器。五七干部张峰说：我们在同浦靶场是老机场，也是敌人空降、机降的目标和场所，我们选择没有一支枪，如敌人真的在同浦靶场空降、机降，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要是给我干校的战士队发了武器，敌人来了我们就可以对付。有的要求解决通信器材和其它战备器材。

王维国说军后勤仓库有的枪支都可以发给部队。当时王辉章和胡锦涛都说仓库没有存轻武器。王辉章告诉我：据他了解今年空军按计划补发给南空部队的武器已运到南空后勤，为了加强战备，是否建议南京空司迅速把这批轻武器发给我们。

我把此情况告诉了王维国和郑长华。王维国和郑长华都表示既然发给我们的武器已到了南京空司，现在是紧急加强战备，可以要求南空把这批轻武器发给我们，必要时我们派汽车直接到南京去拉回来发给部队。

于是我就要王辉章向南空建议迅速把这批轻武器发给我们以便加强战备。南空答应迅速分发这批轻武器给部队，军里准备派汽车直接到南京去领取，以后南空不要军里派车去领，而由他们负责派车把发给我们军的两千支枪直接运到军里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八日晚上王辉章告诉我南空发给我们军的两千支轻武器已经运到。我说着两千支枪发给 26 师和两个高师、探团、五七干校等也适当的发一些，要他们根据各部队所缺枪支的情况，提出分发方案，经军领导同意后迅速发给各部队。王辉章作为枪支分发计划先交给我看，这批武器的大部分发给 26 师和高炮三、八师，其中发给高炮三师的较多一些（因该师原来就缺一个团的轻武器）。探团及其他一些单位也发了一些，我同意该分配方案，并要王辉章把分配方案给王维国、郑长华过目批准后就按分配方案发给部队。■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黑武器】

在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上

我交待王辉章办理具体事情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郑长华召集高炮三、八师、26师领导干部魏忠锦和我开会，确定和布置抽调高炮三师四个没有担任战备任务的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担任警卫任务、保卫军部和江湾机场的安全之后，在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上，我交待王辉章办了一下具体事情：

1. 在高机连为调动之前我向王辉章交待，要他同志高炮三师按编制规定给四个高机连配备车辆和司机，并组织好配备给高机连的车辆和司机随各连行动、为各连领导，暂不回团汽车连。这样既保证使用车辆方便和安全又避免临时调用车辆时往返的浪费。高机连到军部后，有关军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和问题，军务处要负责帮助解决。，

2. 在高机连调动的当天，我向王辉章交待要他同志高炮三师对四个高机连晚上的调动要很好组织，做好行军的战备工作，对车辆要进行检查，对司机要具体交待注意事项。在行军途中和渡江时要很好组织指挥，要保证安全也要注意保密。王辉章说：最好在晚上十点以后马路上行人车辆少，行军比较安全，目标小，也保密。我说可以，要他们晚上十点以后进入住地，行动时间由他们掌握。

3. 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分别进驻军部和江湾机场以后，原住江湾机场之高炮23团高机连在两打和指挥关系上尚不明确（郑长华向八师王宝奎布置时已明确了八师领导，为告诉该连）。我向王辉章要他通知八师王宝奎，要他们告诉高炮23团高机连，在担任江湾机场警卫、防护任务时，统一归26师指挥；在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统一归六个高机连的领导班子总负责领导（包括高炮八师在广福油库机场担任警卫任务的高机连）。

4. 我交待王辉章根据高机连的统计数字把三个高机连（三师四个，八师两个）所缺的

轻武器给补齐，以便他们担任警卫任务。王辉章先把发给各高机连的枪支统一发到两个高炮师，要两个高炮师按建制关系补发各高机连所缺的枪支。结果两个高炮师都没有给高机连补发轻武器（可能认为为军领导指挥由军发了）。我第二次由甘肃王辉章直接由军里给高机连补发了所缺的枪支。

5. 根据各高机连反映，高炮师、团抽调他们的人员生产和执行其他任务较多，影响连队的训练及工作进行。我向王辉章交待要他们通知高炮三、八师，今后抽调各高机连的人先给军军一下，经同意后再调动。

6. 我曾告诉王辉章，六个高机连的势力统计是否单独统计？王辉章说不好单独统计，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黑武器】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 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练问题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王维国在军党委会上布置工作时，亲自给高炮三、八师的陈耀贵、刘青峰、王宝奎交待布置：“要高炮三、八师各以一个小炮营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的试点训练。在试点训练之后，再在部队普遍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的训练。”王维国直接向高炮三、八所布置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试点训练之后，司令部再没有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过关于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工作训练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要求。高炮三、八师根据王维国的布置分别在高炮九团三营和二十三团三营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工作的训练。

根据王维国在党委会上的布置（交待高炮三、八师各一个小营炮组织进行轻武器和地

面战术工作训练），为了解情况，摸索总结经验，指导部队训练。我派训练处共同科目参谋郭希洪到高炮八师二十三团三营参加了高炮八师组织的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郭希洪也是断断续续的参加了二十三团三营的一些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由于上级批准高炮部队在同年五月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两个高炮师组织进行的勤务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搞了没多久就停止了（在高炮实弹射击前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动作训练怕影响高炮的实弹射击，以后就参加了高炮实弹射击）。

以后我们也没有组织总结试点训练经验，也没有按王维国的要求在部队普遍组织进行。

■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张志英复员问题

一九六九年上级第一次规定不适于在军队工作的连以下干部要做复员安置工作处理，张志英同志就是这连以下干部复员时确定复员的。

我记得大约在一九六九年五、六月间，由胡开德同志支持召开的司令部党委会讨论确定张志英等十余人复员，并报军常委讨论批准复员的。当时司令部党委会讨论确定张志英等复员是一致同意的，参加部党委会的人有胡开德、杨忠立、石冰、李维勤、陈亮等人。

确定张志英复员我记得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想带头搞“四大”，参与冲击第一医院的活动，曾受过批判；二是说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坚持工作有困难；三是年龄较大，在军队工作发展不大。

按规定复员人员原则上都会原籍安置工作，根据张志英身体等一些具体情况回原籍安置工作有一定困难；当时适遇东北生产建设兵团一各副师长来上海征接该兵团的人员，经

军务处与该副师长联系交涉，并取得其同意，将张志英复员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取得张志英同志复员时，是由胡开德同志和张志英同志谈话的，张志英同志的鑑定据说也是经胡开德同志审批的，因当时我不在家，故没有参加。

我记得研究确定张志英复员是一九六九年五、六月份公布的名单，然后组织学习班学习，年底前张志英离开军部的。■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

【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刘蔚林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以前，刘蔚林在雷达三十一团当政委，及在上海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我们除了在军召开会议时见面外，没有其他接触，也没有谈过什么问题。

一九六九年刘蔚林调高炮十八师当政委后，我在上海地区先后三次见过刘蔚林的面，其情况如下：

1. 一九七零年南京空军后勤部政委李寿山在上海逝世后，在上海就在火葬场开李寿山的追悼会时，刘蔚林和其他一起由南京来的额参加追悼会时见过面，只打过招呼，没有接触。也没有谈什么问题。

2. 一九七零年五月份南京空军高炮部队在上海奉贤打靶时，在打靶的后期刘蔚林曾到奉贤靶场去过一次（高炮十八师部队也在打靶）。我们在靶场见过面。

3.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10月间）南京空军高炮部队在上海奉贤靶场打靶时，是刘蔚林和师长郭广权带领够十八师的部队参加实弹射击的，我们第二次在奉贤靶场见了面。

以上两次在奉贤靶场与刘蔚林见面，都不是单独的，而是和师长郭广权等其他师的领

导干部一起见面的。出道靶场时，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看望过他们，他们也到靶场指挥组看望过我们。在靶场与刘蔚林等接触见面时，都讨论的是关于部队在靶场的住房、生活问题和实弹射击问题，没有谈过其他问题。因为实弹射击是由空四军统一负责组织的，十八师部队的住宿是军统一安排的。■

杨忠立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反动组织路线】

调白振海去南空工作时我和他谈话的内容

一九六九年底，军干部处确定调白振海到南空给周建平当秘书，临行前我和他谈过一次话。

我说“周司令到南空工作，要我们军给他选调一个政治上可靠、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并有一定水平的干部给他当秘书。军干部处认为你比较合适，确定调你到南空给周副司令当秘书。这是对你的信任，是工作的需要，也是路线斗争的需要。按说军侦查处干部很少、和你在侦查处的工作情况，我们不愿意你离开侦查处，但因要给周副司令调秘书，干部处已确定调你去，希望你到南空很好的工作。‘四二九’以后军里和南空的路线斗争情况你都了解，南空内部的路线斗争情况也很复杂，希望你在路线斗争中坚持正确的立场，当好周副司令的助手。周副司令是老首长，互相都很熟悉，是做好工作的有力条件，当秘书就是要按照首长的意图和指示办事，如何认识、对待和处理，在南空路线斗争中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周副司令指示办。相信你能很好地完成秘书工作任务。”

【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814站”修建营房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底，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确定把上海彭浦机器厂建设的“814站”设备交给空四军管理使用之后，空军即确定在空四军建制内组建一个“814站”，利用上海市革委会交给的设备开展工作。并确定“814站”为团一级的机构，共编制人员近五百人。于一九七零年初接收地方院校外语学员二百多名，调战士二百多名，还由空军各技侦团抽调了少数技术骨干共四百多人组成“814站”。当时因上海市革委会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建设“814站”设备的地方很小，没有房子，也没有扩建的地方，而且天线目标很暴露，要把整个“814站”都放在此处，不仅没有可能（地方限制）而且也不很适宜。所以“814站”的定点问题没有确定。因此除了少量人员在彭浦机器厂“814站”机器上轮流值班外，其余人员都住在“814站”临时借的一个地方院校房子里。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听说彭浦公园已不向外开放，园林部门交出去，并要把他们的管理人员调到别处去工作。经勘查彭浦公园放“814站”很理想：隐蔽，靠郊区，并且距离原在彭浦机器厂建设的“814站”的天线也很近，通过电缆可以先利用其工作。于是报经上海市革委会批准，同意将彭浦公园给“814站”用。空军也同意“814站”定点在彭浦公园，并调拨了一套“814站”的天线，器材设备，也确定安装在彭浦公园内。彭浦公园原有的房子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员的食宿问题，整个“814站”都住进去、而且还要再安装一套机器设备，必须解决整个的保密工作场所和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住房问题。

围墙当时从战备、安全和工作需要考虑工作的地方确定要修地下室（“814站”全部机器设备和值班有人都在地下室工作）。整个“814站”在彭浦公园的基建工程（修建地下室、工作人员的部分宿舍以及围墙）都是军司令部侦查处副处长成关林负责经手的，

而且都是由他先把修建项目所需经费报军里有关部门同意，然后编选具体预算报空军批准建造的，整个过程都由上海市修建部门负责施工的。

“814 站”在彭浦公园修建地下工作室、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宿舍和围墙我是知道的，向上报预算、成关林向我讲过，而且说空军已同意。地下室修建时我去看过一次，一九七一年上半年“814 站”撤到彭浦公园地下工作室后我也去看过一次。除以上修建地下工作室、工作人员的部分宿舍和围墙我知道外，其它项目的修建我都不知道。

关于“814 站”在彭浦公园营房修建问题上王维国、郑长华都从来没有和谈过什么问题，也没有交待过什么任务。■

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

【反动组织路线】

我和郭广权在上海接触的情况

一九七零年五月和十月，南空高炮部队在上海奉贤靶场实弹射击时，郭广权两次都带高炮十八师部队到奉贤靶场参加过实弹射击。两次实弹射击都是空四军负责组织的，在这两次实弹射击期间，我和郭广权及其他高炮十八师的领导干部见过面。我们到靶场后，都互相到住的地方看望过，并为组织实施实弹射击问题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内容都是有关组织实弹射击问题。也互相请吃过饭（各师团主要干部都参加了），吃饭时没有谈过分裂言论，我和郭广权在靶场时也没有个别谈过问题。

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南空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时，我和郭广权在参加会议时见过面。郭广权参加的是南空直属部队小组，我参加的是空四军小组，在会议期间我和郭广权没有在一起个别谈过问题。权太万在会议上介绍了航空兵九师关于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之后（即视为林立果试点经验），郭广权问我要军里打印的航空兵九师关于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

料，我给了他一份打印的材料。其他再没有接触过。以上就是我和郭广权在上海接触和讨论问题的情况。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郭谈的问题

1. 空军在南京吃不开

不. 给煤气，张文 X 在车站

2. 不给解决伙房，搞多中心

3. 南京不要只做，李德生要到安徽支左

4. 要他们指挥所的问题。

时间 一九七零年五月 他们帐篷内■

【反动组织路线】

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时王辉章的发言情况

一九七零年七月在司令部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时是我主持的。王辉章的发言比较积极，他都是简短的发言，没有做过专题批判发言，王辉章的批判发言我还有印象的有以下几点内容：

1. 他说胡开德同志骄傲自大，看不起郑长华，表现在胡开德同志和郑长华在保密室下棋时，胡开德同志“骄傲自大、态度蛮横、语言粗暴、出口伤人，污蔑郑长华的人格，说（郑长华）这军长是不能指挥打仗的等”，使人简直听不下去，实在不像话。

2. 他说胡开德同志在张志英复员时和张志英谈话，以及对张志英鑑定的修改都不坚持原则，讨好于人，意思是指胡开德同志对张志英的错误言论没有批判，在鑑定中没有指出张的错误。

3. 他说（反映保密室有人提出的意见）胡开德同志在处理亲友来信要毛主席像章时，“流露出因买毛主席的像章而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有侮辱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语言。

4. 他说（反映保密室有人提的意见）胡开德同志“不尊重军政治部和政治思想工作，说政治部打印这么多吊文件干什么？”

5. 他污蔑胡开德同志“爱自我表扬，喜欢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有时讲话没有政治。” ■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反动组织路线】

七零年十二月王超前等人到我家里去谈论问题的情况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王超前送高级防校分配到空四军来的干部到上海时，因我过去（六三年前）在高级防校工作过和，由高级防校调到空四军来工作的大部分干部都认识，一天下午王超前同黄波、王秉栋、刘文甫、孙墨林等七、八个人（其中有二、三个人过去不认识）到我家里来看我时，我们谈论了一下问题：

王超前说：我们这次被调到空四军工作来工作大家都很高兴，都很愿意到空四军来工

作。我们到上海后，军的领导机关对我们热情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和关怀使我们很感动，很受教育。大家很快就要到部队去工作了，我因在高级防校的工作还没有处理完，还要返回高级防校去，把哪里的事情处理完后才能来。决定调空四军工作的还有宋克礼和佟友胜，他们因在地方上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还未结束，过一段时间后也才能来，希望你给我们谈点部队情况。

我说：早就听说空军要从北京院校分配一批干部到空四军来工作，现在你们已被调到空四军来工作，欢迎你们来空四军工作。部队很需要你们来工作，你们都是在学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造反派。在技术业务上又都是内行，部队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干部。你们来空四军工作，给部队增加了新的力量，定会在部队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空四军在上海还是有地位的，一方面由于空四军所属部队较多（讲空四军所属师、团单位的情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因此上级和地方上对空四军都很重视，上海市公检法是由空四军军管的，新闻、报纸、文艺、文化出版系统、外贸系统和化工系统单位都是由空四军负责支左的，军管、支左任务很重，参加军管、支左的人员很多，压力也很大。

南空和空四军之间也存在路线斗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前一时期，空军常委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南空问题会议情况可能你们都听说了，在开会中，吴法宪是站在南空领导一边，支持了南空领导，向四、五军施加了压力，并对南空问题作出了一些决定。吴法宪十二月又来上海召集四、五军主要领导干部开会，传达空军对南空问题的决定，并要求四、五军领导同意对南空问题的决定。结果四、五军的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和陈励耘等不同意空军对南空问题的决定，所以南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还会继续，空军关于南空问题的决定现在尚未向部队传达，南空在传达空军对南空问题的决定时也可能向空四军施加压力，甚至我们部队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

除了以上问题外，还互相谈论了一些生活情况和互相询问了一些离别后的情况，再没有谈论别的情况。王超前等在我家里做了近一小时，就回招待所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反动组织路线】

我所了解的关于蒋国璋从浙江给军部 打字室征来两名打字员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六月份，我从奉贤高炮靶场打完靶回到军部，蒋国璋碰见我时对我说：他从浙江给军部打字室征了两名女兵打字员，现已分配到打字室工作。这两个女兵打字员是我还在靶场打靶时就到了军部打字室的，事先我没有和蒋国璋讲过要他给军部打字室征女兵打字员的问题，蒋国璋事先也没有和我讲过他要给军部打字室征女兵打字员的事，是这两位征来的女兵打字员已分配到军部打字室以后，才如上面所讲的那样告诉了我一下。我当时以为是从林贼死党王维国春天所讲的要增补一、二十名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兵中分配了两名给军部打字室的，所以我也没有讲什么。这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

【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的问题

一、王维国在成立新华一邨教导队时交待、布置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王维国在间隔不长的两次常委办公会上关于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交待、布置了以下问题：

参加常委办公会的人有：王维国、郑长华、姬应武、魏忠锦、李鸿均、胡锦涛等人。

王维国在第一次会上说：“现在巨鹿路招待所住的人很多，很拥挤，比较乱，有的人住在那里已不适合、不方便，因此要把新华一邨招待所恢复起来。新华一邨的房子要进行修理，，并要修围墙，住在新华一邨的‘八一四站’的人员要搬到彭浦公园‘八一四站’去。修理新华一邨的房子和修围墙由军后勤部负责，组织‘八一四站’人员搬家由司令部负责。”

王维国在第二次会上说：“在新华一邨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培养基层干部，每期学员一百多人，政治部要提出对选调教导队学员的要求条件，并组织教导队学员的选调、审查工作，教导队学员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进行一些轻武器训练，司令部要给教导队学员准备好配备的武器（和警卫处机动连一样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并提出一个轻武器训练的计划。住在新华一邨的家属由后勤部负责组织搬到别处去住，要把房子退出来。”

王维国在常委办公会上布置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不久，在一天上午王维国、郑长华、胡锦涛要到新华一邨看房子。郑长华叫我和他们一起到新华一邨看过一次房子，在看房子时王维国告诉胡锦涛如何修理和改进房子的问题，并要住的家属尽快搬出去，再没有谈别的事。这是新华一邨仍然住着‘八一四站’的人员，我们在看房子是还参观了他们的机器设备。

修理新华一邨的房子开始后，郑长华又要我和他一起到新华一邨看修理的房子，因修理房子的人不在，修理的房子没有看成（锁着门），这时新华一邨已住了一部分教导队的学员，我们到一个楼上看了一下，听说领导干部都在，（教导队尚未成立开学），学习中央文件，我们就回军部了，这一次看房子中郑长华也没讲什么问题。

我当时根据新华一邨在给林立果修理住的房子（听说的）和王维国交待按警卫处机动连（警卫部队）配备武器标准给新华一邨教导队学员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的要求，我认为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一方面为了培训部队的基层干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林立果来上海新华一邨住时担任警卫任务。

二、我为成立教导队办的事情

1. 我刚刚在常委办公会上交待胡锦涛负责修理新华一邨的房子和围墙的任务之后，胡锦涛要我和他、杨以臣一起到新华一邨看过一次房子和围墙的修法。修新华一邨围墙时，胡锦涛要我给他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我告诉高炮八师王宝奎，由高炮 23 团派了一个连帮助修建的围墙。

2. 我交待成关林同志把住在新华一邨的“八一四站”人员搬到彭浦公园“八一四站”去。

3. 我交待王辉章按王维国要求给新华一邨教导队准备的配备武器。

4. 我按照王维国在党委会上的交待，要训练处郭希洪给教导队拟制了一份轻武器的训练计划，郭希洪将拟好的轻武器训练计划交给我之后，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提出我要这份训练计划，而且我感到新华一邨教导队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需要我们过问，可能轻武器训练计划也不要我们制定了，于是我就把这份训练计划退给郭希洪了。

以上都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的事。

5. 新华一邨教导队成立以后，蒋国璋直接找训练处单清泉同志，要训练处给他们解决一套新的乒乓球和篮、排球的运动器材，单清泉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大约要一千多元），要我批准给他们购买所要的运动器材，我因花钱太多没有同意他们购买新的运动器材，而要单清泉给新华一邨教导队整调一套旧运动器材，因此而使蒋国璋不满意。蒋国璋又亲自找郑长华批准给新华一邨教导队购置了一套新的运动器材。

6.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在司令部办公楼楼下的走廊里，蒋国璋碰见我时对我说：“新华一邨教导队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没有训练子弹，要我告诉训练处发给他们一些训练子弹。”我说：“训练处掌握的教练弹已经发给各部队了，训练处现在是否有训练弹我还不清楚，我们一起去训练处去问一下。”我和蒋国璋走到训练处办公室附近，正好碰见了训

练处的杨运辉，我对杨运辉说“现在新华一邨教导队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他们没有训练子弹，蒋国璋要你们发给教导队一些训练子弹，不知你们现在还有没有。”杨运辉回答说：教练弹还有一些，可以发给教导队一部分。我说：“那你和蒋国璋具体研究解决好了。”我就走了。以后，杨运辉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批准，发给新华一邨教导队一部分教练弹，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

以上就是关于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时王维国交待布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为成立教导队所办的事情。教导队成立以后直至教导队解散时为止，我都没有到过新华一邨教导队，别人也没有和我谈过教导队的情况，所以有关教导队的组织领导、教育训练内容情况，及其他活动情况我都不了解。

三、我在新华一邨教导队问题上的错误

林贼死党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完全是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我却错误地以为是给部队培训基层干部，并在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来上海新华一邨住时为其担任警卫任务，并按王维国的交待布置组织腾了房子，帮助修建了围墙，要王辉章给教导队准备了配备的武器等，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创造了条件，适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求，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反动组织路线】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提纲）

（一）打击迫害好同志

1. 打击迫害李先同志——为什么？

（1）在王维国的授意下左平、陈德福、梁金钟、策划对李先同志的打击迫害。

（2）我在司令部主持召开处以上干部会对李先同志进行打击迫害。

2. 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目的是什么

（1）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的起因

（2）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陈德福进行的活动

（3）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对胡开德同志进行的打击迫害

（4）一九七零年七月，在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打击迫害

（5）一九七零年七月，我在司令部四好初评时策划对胡开德同志进行的打击迫害

（6）一九七零年八月上旬，我参与王维国组织布置在军党委扩大会上对胡开德同志进行了打击迫害

（7）一九七零年九月，由郑长华布置，陈德福具体组织、我主持会议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打击迫害

（8）一九七零年十一月改组部党委使夺权合法化

3. 打击迫害姜国俊——目的是什么

（1）我同意王维国组织工作组策划对姜国俊同志打击迫害

（2）我参与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要姜国俊同志交待揭发问题

（3）由我对姜国俊同志进行谈话隔离审查

（4）我主持会议对姜国俊同志进行抵制

（5）研究对姜国俊同志进行处理

4. 打击迫害程道芳同志——目的是什么

（1）我同意王维国等人组织工作组策划对程道芳的打击迫害

(2) 我同意工作组对郭珍 X 一些人的处理意见

5. 对认为“有错误的人”组织批判
6. 对认为“有错误的人”的处理

(二) 以执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使用干部

1. 同意王维国向司令部调配干部
2. 同意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提拔的干部
3. 以执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为标准我主持建议提拔任用的干部

(三) 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

1. 王维国直接在司令部掌握的黑骨干
2. 我主持在司令部组织掌握的黑骨干
3. 我在司令部组织黑骨干的活动■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

【反动组织路线】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一) 打击迫害好同志

1. 打击迫害李先同志——为什么？
 - (1) 在王维国授意下左平、陈德福、梁金钟对李先同志的打击迫害

(2) 我在司令部支持召开处以上干部会对李先同志进行了迫害

2. 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目的是什么

(1) 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的起因

(2) 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陈德福进行的活动

(3) 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军党委扩大会议司令部小组策划对胡开德同志进行的打击迫害

(4) 一九七零年七月，我在司令部四号初评时组织对胡开德同志进行了打击迫害

(6) 一九七零年八月上旬我参与王维国组织布置在军常委扩大会议上对胡开德同志进行了打击迫害

李维勤、王恒阳、叶蜚闻、裴寿生、姜子华、唐明智、胡开德参加的新部党委，军常委确定由我负责主持单位工作，武器夺了胡开德同志在司令部的领导权（王维国已要胡开德同志离开司令部到光福机场建筑工地工作），司令部已成了积极执行反动路线、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勤劳卖力的机关。一九七零年十月王维国召集郑长华、李鸿均和我（韩洪奎等人也在场）讲：要胡开德同志去光福工地负责修建工作。

3. 为罢官夺权而整顿管理处、门诊部，打击迫害姜国俊和程道芬，我是司令部

王维国认为管理处、门诊部是胡开德同志“控制”的，姜国俊、程道芬是跟胡开德同志的，为了罢官夺权的目的，他们首先才管理处、门诊部开刀，于是曾多次提出要撤换姜国俊、程道芬的工作，整顿着两个单位。一九七零年七月，在直接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进行罢官夺权的同时，王维国以常委工作组的名义，指派陈德祐任组长，武杠桥任、徐菊才等人参加负责整顿门诊部，指派李维勤任组长，徐多义、施顺勤等人参加负责整顿管理处。他们打击迫害了姜国俊、程道芬等同志，夺了这两个单位的权，给胡开德同志制造了大量的罪名，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在司令部进行罢官夺权。

4. 打击迫害排挤各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由王维国的黑骨干克制各处的领导权

一九七零年七月以后，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在司令部进行罢官夺权的同时，王维国

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具体提名，由干部处安排，我具有组织实施，先后把坚持正确路线的指挥所杨宝泉同志、通信处林之根同志、机要处张志芬同志、管理处姜国俊同志、门诊部程道芬同志、科研处刘吉贤同志等领导干部，加以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后（具体登记迫害后面交待）排挤出司令部。提拔、配备王维国的黑骨干占据了各处的领导岗位。各处的领导权就完全由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指挥所王维国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处一级组织上采取的黑措施和步骤，是我贯彻执行的。

5. 通过改选支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控制了各支部的领导权

一九七零年七月司令部四号初评之后，我布置各支部普遍进行了改选，各支部的正副书记都是我指定的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担任的（一支部是姜志华、杨述贵，二支部是王恒阳，三支部是唐明智，四支部是李胜良），支委一晚上我确定同意的，使各支部的领导权也武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指挥所我组织罢官夺权、推行王维国反动路线在组织上采取的黑措施。

由于我按照林彪死党王维国并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的策划布置，在军司令部积极组织反革命罢官夺权的结果，打击迫害、排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使司令部武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把司令部变成推行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反动路线的机关和工具，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干部，我要负主要责任，是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二）打击迫害干部

为了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控制司令部、推行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在司令部执行了王维国“亲不亲线上分”、“以我划线排队”的反动组织路线，对认为是在林彪、王维国黑线上的干部就提拔重用，对认为不是或反对这条黑线

的干部则一律采取了打击迫害和排挤。我按王维国及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的策划、布置，在司令部直接、间接的打击迫害和排挤了十七名罪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原则的干部，其情况如下：

1. 我直接参与打击迫害的干部有十一名，除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和姜国俊同志外，还打击迫害了以下同志：

（1）打击迫害石冰同志。一九七零年我污蔑攻击石冰同志“对特大喜讯的态度和王维国的态度是形左实右，是别有用心的，是错误的；对胡开德同志态度暧昧，不揭发问题；工作上干劲不足，思想作风上有错误。”七零年三月份我曾表示不同意提石冰同志任副参谋长。一九七零年七月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时和七一年四月整风时，我组织对石冰同志也进行了污蔑攻击，逼迫石冰同志作了检查。

（2）打击迫害王峰同志。一九七零年七月，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时我污蔑攻击王峰同志“对胡开德同志的问题态度不明朗”，并根据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跑出的污蔑攻击王峰同志“在四、二九以后犯有错误的材料”，要其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不党委整风会上作了检查，我按王维国的意见，在改组部党委时把王峰同志排挤出了部党委。

（3）打击迫害杨宝泉同志。一九七零年七月，由于杨宝泉同志坚持正确立场，对带迫害胡副军长有不同看法，我找杨宝泉同志谈话，污蔑攻击他的“认识和态度是错误的”，我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杨宝泉同志仍然坚称正确的立场，不同意我对胡副军长的污蔑攻击和打击迫害。、，因此我向姜志华、叶蜚闻布置要他们召开支委扩大会对杨宝泉同志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后，送“五七干校”的。

（4）打击迫害林之根同志。我同意支持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污蔑攻击林之根同志“在四、二九以后犯了错误，他是跟胡副军长的”，并在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对林之根同志进行打击迫害之后，排挤出司令部，去搞“支左”工作。

（5）打击迫害张志芬同志。一九七零年由于张志芬同志坚持原则，说不能称林立果的

作战文件是典范（传达空军机要局的意见），因此，我污蔑攻击张志芬“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并要唐明智在机要处组织对张志芬同志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然后把张志芬同志排挤出司令部，去搞“支左”工作。

（3）打击迫害方乾、樊松林、李伯成同志。由于他们在四、二九以后坚持了正确立场，批判了江腾蛟的错误罪行，因此反说他们“在四、

二九以后犯了错误”，打击迫害他们；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樊松林复员，以后因方乾同志的家在江苏省连云港，王维国怕他“被南京大军区拉过去”，又不准复员，以后才送到“五七干校”；因要彻底改组通信处，而把李伯成同志排挤出司令部，分配到部队工作。

（7）打击迫害李先同志。王维国及左平、陈德福、梁金钟等人污蔑李先同志在公检法军管会工作时“私拆王维国的机密亲收信件，搞两派，犯了严重错误，性质恶劣”（具体情况不了解），因此被打击迫害、排挤出军管会。一九七零年四月，我按王维国及左平、梁金钟、陈德福的策划、布置，并直接指派李松亭、江金龙等人参加下，我组织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会，对李先同志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并要其写了检查材料。

2. 我同意和支持王维国指派的工作组在整顿管理处、门诊部时，对程道芬等六名干部的打击迫害处理，其中把程道芬、张医生、杨医生排挤出门诊部，调到部队工作，把祝医生、护士长和管理处行政助理员做复员处理。

3. 我对直属党委的一些干部甚至战士也进行打击迫害和排挤，我在直属党委会上曾提出要调换战勤连的连长、指导员，认为连长是跟胡副军长的，政指是警备区副主任的女婿，放在战勤连工作不合适。杜贵珍告诉我“原巨鹿路招待所协理员的家在苏州地区，其爱人参加了本地区一个单位的革委会，因此，在巨鹿路招待所工作不适合”，要我调换；我告诉潘玉昆把该协理员调到部队工作，另换了协理员。对通信营的肖进（张春桥同志的女儿）和陈士法、张宜爱同志的女儿，也采取了排挤的错误做法，因为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反对张春桥同志和南京大军区，我认为他们在通信营工作不适合，我曾提出送她们读大学，没有实现，以后又确定送陈士法、张宜爱同志的女儿进空军通信技术训练班，目的都要把

她们排挤出通信营。王维国为打击迫害肖进同志所采取的黑措施，都是直接向裴寿生布置交待的，有时裴寿生告诉我，我也是同意的，要他按王维国的黑指示办。

（三）以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使用干部

一九七零年四月，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讲：“选拔使用干部首先要从路线上考虑，我们在选拔使用干部上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和重视路线问题。”王维国及其控制的干部处选拔使用干部都是以对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的态度、执行反动路线为标准进行的。凡是积极吹捧他们、执行其反动路线的就成为其黑骨干，被提拔使用，我在司令部也是这样贯彻执行的。

1. 我在司令部推荐、选拔、使用了十五名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积极吹捧他们、积极参与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等人进行罢官夺权、听话、使用顺手的黑骨干到处一级的领导岗位，控制了各处的领导权，来推行林彪、王维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被提拔使用的黑骨干是：周柞德、裴寿生、王辉章、江金龙、朱清来、廖振华、石志远、从玉林、唐明智（上面未批准）。

2. 我也同意王维国通过干部处直接在司令部提拔使用的十三名黑骨干，他们是：施唯清、杨以臣、林承莹、过全、蒋国璋、吴振龙、王伏峰、吴小景、卢德贤、王秀芬、范瑞娟、周丽娟、权诗友。

3. 我也同意王维国为了控制司令部推行其反动路线向司令部调配的十一名黑骨干，他们是：裴斐、李胜良、武杠桥、孙秉才（没有到任）、刘厚武、杨如山、杜贵志、王明吉、于方盛、陈吾兴、卢慕玲（未到任）。

（四）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推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

1. 王维国为了控制司令部，推行其反动路线，一直在司令部发展组织黑骨干，参加王

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会的人员都是王维国直接确定（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参加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会活动，也是由王维国直接确定通知的。参加王维国组织召开的黑骨干会，就成为王维国直接掌握的黑骨干，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搞掌握的黑骨干有：梁金钟、李维勤（开始就是他们两人）、杨忠立、裴斐、权太万、叶蜚闻、唐明智、王恒阳、姜志华、李胜良、武杠桥、吴振龙、张敬发、江金龙、林玉其、廖振华、胡燕斌、梁培凯、王辉章、杨运辉、刘厚武、王秀芬、范瑞娟、周丽娟、裴寿生等。

2. 我和裴斐、梁金钟（参加司令部黑骨干会的人都是我们一起研究确定的）为了传达和贯彻王维国的黑指示，了解掌握各单位的情况，推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从一九七一年初开始，也模仿王维国的做法，在司令部组织了黑骨干，除了以上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组织掌握的黑骨干以外，我们又把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积极吹捧他们、积极参与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等人进行罢官夺权的人和王维国调配到司令部来的人，作为司令部的黑骨干。他们是：周柞德、杨述桂、柳振民、朱清来、袁成俊、单清泉、戴洪学、江耀生、杨如山、胡寿昌、于方盛、王明吉、杜贵志、陈吾兴等人；加上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组织掌握的黑骨干就是司令部全部的黑骨干。确实参加黑骨干会的人就成为黑骨干。

为培养黑骨干我们还有意识的让一些人参加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进行罢官夺权的会议、交待任务指定其发言进行锻炼，有的派去招待北京来的黑骨干进行培养（如戴洪学就是这样）。

司令部黑骨干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加王维国组织召开的黑骨干会，组织进行讨论（内容同参加黑会活动的材料）；二是司令部召开黑骨干会传达贯彻王维国等人的黑指示，我在司令部共召开过四次黑骨干会传达林彪死党周宇驰、王维国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内容同我主持召开黑骨干会活动的材料）。

（五）对这些王维国反动组织路线的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彪死党王维国为了推行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组织上推行了一条反动组织路线，在军司令部组织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打击迫害、排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对干部进行腐蚀、拉拢，培植他们反革命的亲信，以对他们的态度、执行其反动路线为标准，“任人唯亲”的提拔使用黑骨干；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完全是为了在组织上保证推行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我在司令部积极执行和推行了王维国的反动组织路线，组织进行了反革命罢官夺权、打击迫害、排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以对王维国等人的态度、执行其反动路线为标准推荐、选拔、使用黑骨干，控制各处的领导权，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把军司令部变成了推行王维国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机关和工具，毒害了大批干部，完全适应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这完全是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勤劳、卖力的恶果，是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

【关于九届二中的传达】

我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情况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军党委召开扩大会，第一次向师以上的干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情况。参加会的人有各师的领导干部和军机关正处以上的干部，我也参加了这次党委扩大会。

林彪死党王维国在会上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及其附件，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王维国在传达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时，特别强调了其中毛主席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这一句话的意义，以表示“毛主席和林彪的认识意见是一致的”，给人的印象认识也是这样的。

王维国在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主要内容我记得有两点：一是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认为学习老三篇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认为学习老三篇对促进思想革命化很有作用，因此我还是要坚持提倡学习老三篇；二是林彪说，我不能下去搞调查研究，但我有个小办法，我可以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同样可以了解和掌握下面的情况。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其它内容因传达时印象不深，经反复回忆，已想不起来了。

参加珍惜党委扩大会是我第一次听九届二中全会情况的传达，第一次了解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对毛主席、反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阴谋分裂党的问题。因在这次会上没有传达别的文件，也没有传达这次路线斗争的具体情况，林彪死党王维国向大家隐瞒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真相，所以我们只知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严重的路线斗争，代表反动路线的头子是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具体情况不了解。当时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路线斗争问题，开始思想上感到有点突然，出乎意料，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反对毛主席、反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感到万分愤慨和仇恨。当时在被蒙蔽欺骗下还认为反革命分子陈伯达也是“反对林彪的”，因为“林彪和毛主席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林彪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天才观’，我仍然坚持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的说法，还认为与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对天才问题的提法性质上有所区别。

对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认为学习老三篇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认为老三篇对促进思想革命化很有作用，因此，我还是坚持提倡学习老三篇的说法，当时还认为是“对的”，因为当时不了解林彪讲此话的背景和含义的实质，而仅从表面上认为老三篇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改造思想的有力武器，并没有过时，怎么能说现在学习老三篇没有什么作用呢？应该学习老三篇，学习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思想。

以上就是我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参加军常委扩大会第一次听了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情况

后的感觉和认识。■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日交

【关于九届二中的传达】

我和叶蜚闻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军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第一次向师的干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情况，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人：部队是师的领导干部，军机关是正处长以上的干部，我和叶蜚闻都参加了会议，林贼死党王维国在会上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及其附件，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传达后没有进行讨论，王维国传达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内容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林贼说，现在有人认为学习“老三篇”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认为学习“老三篇”对促进思想革命化很有作用，因此我还是要坚持提倡学习“老三篇”；二是林贼说，我不能下去搞调查研究，但我有个小办法，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同样可以了解掌握情况。；林贼讲话的其他内容因印象不深，几天反复回忆已想不起来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吹捧及制造舆论】

为林贼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一）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

1. 通过传达、讨论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

林贼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从一九七零年春天开始曾熟悉接见其死党王维国及王维国派去的亲信，并向王维国赠送地图等大批东西，互相进行吹捧，贩卖反动言论，鼓吹反动路线，为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林贼死党王维国秉承其黑主子——林贼的反革命旨意，把这些事当做“一系列特大喜讯”来大肆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并向我吹嘘，为执行林贼反动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控制四军，把空四军变为林贼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基地大造舆论。我根据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人在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时吹捧的内容，在讨论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时吹捧了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主要是：

吹捧林贼“是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者”，以他“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是副统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指挥者”，“他是毛主席天才的发现者和承认者”等。

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他的智慧超群”，他是林贼的“得力助手，林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讲话是他写的”，“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空军的好领导”；“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空军起了特殊作用”；“他对空军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空军一切听从林立果调动，一切听从林立果指挥”。

吹捧林贼接见其死党王维国等人和赠送东西的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是对空四军的关怀和信任，是对王维国的再次肯定、信任和支持，是对空四军进行路线斗争的支持。林贼一家和死党王维国、空四军感情很深，“红四军”和建设四个基地（信任、放心、安全、

巩固的基地)是对我们的信任和鼓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吹捧林贼死党王维国“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上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是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好班长”,“是军党委的领导核心”,“要明确王维国在空四军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要支持王维国的领导。对传达、讨论林贼死党王维国的一些讲话也进行了吹捧,如:“讲的深刻,启发很大,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针对性很强,对部队工作指导作用很大”等。

2. 传达、讨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信、黑指示时吹捧林立果

我们在传达、讨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两次来信及他关于学习马列著作经验介绍、抓好部队打基础的工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科研工作、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的黑指示时,吹捧他“抓的都是空军建设和准备训练上的方向性重大问题”,“关心大家的政治学习”,“明确了雷达制造和技术革新的方向,组织研究,解决了雷达探测导弹的问题”;“对组织研究设计新飞机提出了创造性的新观点,对研制新飞机有很大推动作用和贡献”;“不怕担风险,在航空兵九师飞机事故严重惊人、压力很大、部队丧失信心、思想混乱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挺身而出,深入航空兵九师搞试点,使航空兵九师转危为安,提高了训练质量,保证了飞行安全,为提高飞行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创出了新路子,创造了从根本上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作风上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对人热情;勇于实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3. 吹捧林贼的“两打”

林贼提出“两打”后,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就大肆吹捧,积极布置贯彻落实。一九七一年春天,林贼死党江腾蛟来上海“治病”见我们(姬应伍、权太万、裴斐、李鸿均、胡锦涛和我)时,又专门吹捧了林贼的“两打”,并要求进一步组织贯彻落实。我在向司令部有关人员传达时照样吹捧了林贼“两打”是军事训练的中心内容,只有认真贯彻落实“两打”,部队战备训练才能创出新路子、新经验,训练改革才会有成效,才能搞出名堂来,就能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广空航空兵九师由于认真贯彻落实了林贼的“两打”在

准备训练上，创出了新路子、新的先进经验，训练质量高，技术战术水平提高很快，有效的锻炼、培养了部队的战斗作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保证了飞行训练的安全。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过去战备训练工作没有创出新路子、新经验，部队战斗力增长提高不快，就是贯彻、落实林贼的“两打”不够。今后一定要按“两打”为重点内容进行军事训练，组织训练改革，就可以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4. 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即《空军作战部文件》）。林贼死党王维国吹捧黑文件“是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方针原则解决现代防空作战问题的空军第一个好文件”；“文件中有许多新观点、新提法，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军事思想、作战原则、贯彻毛主席战略方针、根据空军实际情况解决现代防空作战问题的创造”；“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现代防空作战的典范”；“文件是空中的‘李向阳’”；“文件是研究未来防空作战、制定防空作战机关方案和战备训练的依据”；“战备工作只要抓住对文件的学习贯彻落实，就可以带动起来，就能解决问题”。

我在一九七零年初司令部组织的参谋人员学习贯彻落实黑文件的学习班上，和一九七一年八月军里召开的领航科长会议上，也是这样吹捧并要求以黑文件为依据来研究制定未来战争反空袭作战计划的，在领航工作中贯彻落实黑文件，来进一步研究解决在未来反空袭作战中的指挥引导问题。

5. 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在空军召开的“三代会”上林贼死党吴法宪、刘锦萍等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卫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空军最好的讲用报告”，“是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总结”，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刻苦钻研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成果”，“给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供了新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等等。我在讨论空军“三代会”情况的传达时也是这样吹捧的，在开始了吧也要求学习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

6. 一九七一年四月，我在军党委整风交心会上吹捧林贼死党王维国的“好班长”，“他

在路线斗争中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他是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时，对胡开德同志和郑刚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攻击，这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把推行反动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林贼死党王维国吹捧成“正确的代表”；另一方面有攻击打击了好同志，武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在为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反动路线在鼓吹，提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也是我推行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发言材料虽然是其他几个同志写的，但我要负责任。

（二）鼓吹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路线

1. 林贼死党王维国为了掩盖其反革命的真实面目，蒙蔽欺骗群众，以达到他们搞反革命阴谋诡计、推行反动路线的反革命目的，他们把林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伪装成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反革命分子林贼，打扮成忠于毛主席、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把跟林贼的一条反革命黑线说成是一条红线，把推行的林贼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搞反革命阴谋诡计活动说成是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等等，来欺骗蒙蔽毒害群众，为推行他们的反动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我也跟着他们说“要坚信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我们执行、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也是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同样起了鼓吹了林贼及其死党执行的反动路线和毒害干部的作用。

2.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我在军召开的科、团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路线斗争问题的发言，把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司令部推行的反动路线、打击迫害好同志，说成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站在错误立场上，错误地用毛主席的观点总结和鼓吹在司令部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路线的经验，就是鼓吹林贼死党推行的反动路线，毒害了干部，为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这个材料虽然是几个人研究写的，但我要负责任。

3.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时，根据军政治部的布置要求，我在向军司令部的干部宣讲过军政治部编写的路线斗争教育材料，是年八月我根据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写的提纲，又在军开办的参谋训练班讲过一次路线斗争问题（胡寿昌写的），鼓吹了林贼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王维国在空军推行的反动路线，替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军政治部编写的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来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空军、南空、及空四军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和情况的，它歪曲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把林贼吹捧、伪装成“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者”，颠倒了空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真相，把林贼及其死党在空军推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是鼓吹林贼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王维国等在空军推行的反动路线，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三）一九七一年四月

在军召开的科、团干部批陈会上，我在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时，散布了识别、选择领导的反动言论，替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内容同前面）。

（四）对为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等搞反革命

阴谋活动制造舆论的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贼父子及其死党们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以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阴谋手段，大肆互相吹捧，极力贩卖反革命的理论观点，拼命美化和鼓吹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是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罪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跟着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人，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散布他们的反动言论，鼓吹其推行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为林贼及其死

党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适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是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罪行。■

【吹捧及制造舆论】

关于吹捧、制造舆论问题的补充材料

1. 一九七零年七月，我在司令部四好初评动员会上吹捧、制造舆论说：“林副主席接见王政委的一系列特大喜讯是地王政委的信任、支持和肯定，也是对我们空四军当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支持。现在有的人企图控制我们空四军，使其脱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直接领导、指挥，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坚决与这种行为进行斗争。我们空四军任何时候都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有的人过去正确，现在不一定正确；有的人过去就是伪左派、真右派。我们和胡开德同志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2. 一九七一年六月，在进行路线教育时，我按军政治部编写的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向司令部宣讲过路线斗争问题。我吹捧林彪“从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后一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了毛泽东思想”；鼓吹林彪及其死党在空军、南空、空四军推行的反动路线，吹捧他们“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了错误路线”；吹捧林立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空军起了特殊的作用，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空军取得了胜利，保护了空军领导，对空军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现在有的人（指吴法宪）忘恩负义，自己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还要反对、排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副部长，我们要和这种人进行斗争。”

3.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我在司令部干部会上作了整风总结。整风总结的材料是由林玉

其、唐明智等人根据整风时发扬民主，对司令部领导提的意见、和司令部党委研究提出的整改措施起草的，并经部党委讨论通过的。我是根据总结材料念的，主要内容是：整风的情况、司令部工作情况（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缺点）、今后整改措施（包括思想革命化，整风、业务工作和党委领导等），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天晚上，司令部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情报室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韩金甫、戴学洪、吴金明三人讲用发言之后，我说：“”韩金甫、戴学洪、吴金明三维同志的讲用发言都不错，讲的不叫实际、具体，有些事例很生动。韩金甫同志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了爱人生病和家庭困难问题，体现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正确的观点、态度指导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戴学洪同志讲了在路线斗争自己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体会，联系讲了北京战友学习的感受，讲出了自己的感情；吴金明同志学习、运用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其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上做出了成绩。他们三个人的讲用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教育作用，这说明他们比我们学习的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可以启发、帮助和推动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运用毛主席的著作，召开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是为了交流学习经验体会，互相启发，推动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进行讲用、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体会。

5.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空司作战部两个领航参谋来军里了解领航工作情况。我和林玉其一起在指挥所和他们谈的话，内容如下：

他们说：我们这次下部队主要的任务是了解领航工作情况，也是来向部队学习的。现在有些部队对领航员的培养放松了，对飞行员也不进行有关的领航训练了，领航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些飞行事故的原因是直接与飞行和领航工作中的问题有关。部队领航工作今后如何搞法，领航训练究竟如何搞好，现在我们机关心中也无数，希望各部队摸索总结一下经验，以便进一步来研究改进领航工作，加强领航训练，提高领航训练的问

题。

他们对领航进行了吹捧，他们说：空四军对领航工作很重视，抓的紧，你们召开了领航工作会议，四军的领航工作过去就有基础，总结了不少经验，希望你们继续总结一些新经验。我说：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来检查、帮助、指导工作。请你们把在部队检查后发现的问题及时告诉我们，以便研究解决。然后，他们到指挥室介绍了空二军指挥所搞的自动标图领航仪的情况。

中午请他们吃饭时，我在敬酒时吹捧说：“让我们在好领导林副部长的带领下，跟着，执行干一辈子革命！向空军机关造反派战友们学习，感谢你们来帮助指导我们的工作！”

6.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晚，郑长华、姬应伍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骨干座谈会，传达林彪接见王维国的女儿王伏峰的情况。我在会上表态发言，吹捧说：“听了林副主席接见王伏峰情况的喜讯，感到很亲切，心情很激动，很受教育。这次林副主席接见王伏峰是对王政委的关怀和鼓舞，也是对空四军的关怀和鼓舞。我们决心以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回答林副主席对空四军的关怀和希望！”

7.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在雷达三十一团连以上干部会上（布置训练工作）的讲话内容：

我说，你们团根据军里的布置召集你们来开会，具体布置是关于普遍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以及组织进行军事训练问题。执行工作你们团都做了具体研究布置，大家也进行了讨论，就按团里的布置要求去组织实施。

我吹捧林立果的黑文件说：“林副部长组织起草，由空军党委正式下达的《空军作战文件》，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作战方针原则，根据空军实际情况、解决现代防空作战的典范，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空军作战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我们研究、制定反空袭作战计划方案和进行战备训练的依据。经过几个连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的试点，打击反映和强烈，通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做好战备工作的自觉性，推动了战备训练工作，研究解决了战备训练工作中的问题。”

你们组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空军作战文件》时，一定要联系雷达兵的特点和战备训练情况来提高认识，研究解决问题。看毛主席是怎样讲的，林副部长是怎样学习、具体运用的。在雷达部队应如何具体贯彻落实，要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空军作战文件》为依据，在提高认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的基础，引导大家研究解决这笔训练的问题，来推动战备训练工作的落实。

你们各连应根据军党委的决定，团里的具体布置要求，掀起训练的新高潮，也要以主要领导精力和时间组织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技术水平、适应战备的要求，组织战备训练一定要根据雷达兵部队常年担任战备任务的特点，采取战、训结合的办法进行；要充分利用担任战备值班时间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训练，这是最实际、最有劲的战备训练，要加强基础训练，要有重点的研究解决技术难点，要加强战备训练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搞好战备训练。

“制造小雷达和雷达天线小型化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号召，是林副部长亲自抓的技术改革工作，是针对未来反空袭作战的特点，保证完成作战任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雷达兵技术革新的方向”；“雷达二团成功的制造了雷达受到了林副部长的表扬，你们团又进一步制造了微波小雷达和小油机，这都很好，今后继续组织力量制造质量更好的小型雷达、雷达天线小型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在普遍搞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提高、逐步定型、制式化，应用于战备。”

8. 一九七一年八月袁成俊调任科研处副处长时我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说，“去年一系列特大喜讯次数那样多，时间那样集中，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认识它的意义，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王政委和空四军的关怀、信任、支持、肯定和鼓舞，也是对空四军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支持，因此一定要坚信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是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在思想上坚信和明确这一点，再去看待认识别的问题，就不会发生错觉、错误，负责就会犯错误。例如有人说王政委未被选入上海市委书记处，今年是王政委犯了错误，这就是看现象不看本质，不看地址的大

方向，所产生的怀疑和错误。王政委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肯定的，我们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介入而且是从左的方面介入的，而王政委却没有被选入上海市委书记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许世友司令员派到上海来的，他没有参加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上海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没有他的份，他却被选入上海市委书记处。如果不坚信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能正确的认识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在思想上应该明确王政委在军里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我们要支持王政委的工作。科研处的刘吉贤是跟胡副军长的，以前科研处的权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其他有的处的权也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处的干部进行了调整，解决了处一级的领导问题。你到科研处工作，要把科研处的工作抓起来，首先要抓好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领导，在科研和技术等新工作上要加强组织领导，开展起来。”

9. 一九七零年七月，我在司令部处的干部讨论林彪接见王维国的“特大喜讯”的会上吹捧说：“从树立空四军标兵到现在，没有林副主席一家对空四军的关怀、支持和及时对我们工作上的指示，就没有空四军今天的情况。”

10.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我在司令部处以上黑骨干讨论林立果黑指示（韩洪奎传达的）的会上吹捧说：“我们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和林副部长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及时有力的指导分不开。” ■

【九一三以后】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一、按王维国的布置召开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研究稳住机关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下午韩洪奎告诉我：“王维国要各部召开小范围的骨干会，分析一下九一三停飞、加强战备以来的思想情况，谈谈个人对停飞、加强战备的认识，研究一下稳住机关的问题，并将讨论的记录交给他。”

我当时认为“王维国”要召开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谈认识、研究稳住机关问题是要了解掌握九一三停飞、加强战备以后司令部的思想动态，要稳住机关是为了防止冲击和准备应付冲击的，是针对大军区采取的戒备措施，也是怕机关思想混乱，在遇到冲击时搞乱了机关而要做稳住机关的工作。

根据以上王维国的布置，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我在办公室召开了司令部小范围的黑骨干会，冲击的人有：裴斐、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石志远。会议开始时我说：“今天开会分析一下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以来的思想情况，谈我们自己的认识，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

大家发言反映了一些思想情况，表态性的谈了自己对停飞、加强战备的认识和态度，并对如何稳住机关提出了一些意见。最后，我发言讲了以下问题，我说：打击对停飞、加强战备的认识和态度都很好，只要我们骨干认识一致，态度明确，通过我们的工作起作用，就能保持机关人员思想上的稳定，就能稳住机关；而保证在可能遇到冲击的情况下不混乱，就能经受住考验，顶住各种可能的冲击。为什么要停飞、加强战备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要集中精力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完成战备任务；同时要求防止冲击，应付冲击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应付像“四·二九”那样的冲击。要敢于顶逆风战恶浪，不怕冲击、不怕打击、不怕死，在任何冲击情况下都要顶得住，坚持正确立场，坚持原则斗争，不动摇。一定要坚信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是执行、捍卫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为稳住机关、防止冲击、保证完成战备任务，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工作。

二、按郑长华的布置要求组织指挥所人员了解掌握唯恐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后，王维国即要郑长华从硕放15师返回军部。郑长华于九月十三日早晨返回军部后，即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组织了一套指挥班子（把在15师、26师部队的工作组收回来组织的），负责指挥所值班，了解掌握情况，当时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组织人员值班了解掌握情况和派干部到军部两个营门。■

【九一三以后】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补充材料

（一）议论的问题

1.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上午，裴寿生告诉我：“警备区司令部通信处通知我到他们那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警司指挥所与我们军指挥所之间的通信线路问题，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说：“解决两个指挥所指挥所之间的直达线路问题，按警司提出的意见办，因为所需线路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我问一下郑军长，看他会议什么要求意见。”我告诉郑长华：“警司通信处通知裴寿生到他们那里去开会，意见解决他们指挥所与我们指挥所之间的直达线路问题，你对线路设备上有什么要求？”郑长华说：“解决两个指挥所之间的直达线路问题按警司的意见，裴寿生去警司通信处开会时了解一下他们指挥所的位置，以便以后有事时好联系。”我就把郑长华要裴寿生去警司通信处开会时了解一下他们指挥所位置的事告诉了裴寿生，并向裴寿生交待：“如果警备区的同志为了保密不便向你讲时，你就不要勉强了，不要让人家感到为难。”裴寿生去开会的地点就是警司市内指挥所，会上警司的同志也谈到了他们在郊区马鞍山的指挥所。裴寿生开会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告诉了郑长华。

2.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下午四、五点钟，南空周建平打电话给王维国、郑长华，传达了毛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陆军部队进驻上海、空军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电报的大意。接着收到了电报的全文，内容是：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降、机降，中央军委命令陆军部队进驻各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协助海、空军部队保卫各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是一个整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直接指挥的，相信陆、海、空军部队能团结一致，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

王维国、郑长华随即召开常委会（各部的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郑长华说：“根据

毛主席、中央军委下令陆军部队进驻各机场，海军基地的电报内容精神，和九月十三日下令停飞、加强战备后，我打电话问吴法宪为什么停飞、加强战备时，吴法宪讲：你们要听毛主席的。我问：那林副主席呢？吴法宪回答：一切要听毛主席的，再没有讲什么了。我和吴法宪打电话的情况过去没有跟你们讲，现在联系起来肯定是上面发生了问题。我们要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精神，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表态，一切都要听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一定要忠于毛主席。”

我和大家都表了态，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要坚决听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要忠于毛主席，并确定立即向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报表明我们的态度。

我当时根据毛主席、中央军委命令陆军部队进驻机场、海军基地的内容精神，和郑长华讲的他与吴法宪打电话的情况，在思想上明确的认为林彪有问题，因为毛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上已经没有提林彪的名字了，毛主席、中央军委下令陆军部队进驻机场、海军基地与林彪的问题有关。

3.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晚七、点钟，上海民航局廖局长和梁金钟到四平路军指挥所（军通知他们来听传达中央军委命令的），王维国、郑长华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陆军进驻机场的命令，廖局长刚从北京回来，谈了北京对乘坐民航班机的几条规定。他们走之前，我在指挥所庐山二号问梁金钟还了解到有什么情况？梁金钟说：“他们保卫处讲空军有一架大型飞机失踪了，现在还没有找到下落，不知道是真是假。其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然后他们就回民航了。

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晚十时多，我吃完饭回指挥所，郑长华要我和叶蜚闻到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接受任务。我们到了上海警备区，警司首长向我们具体布置了警司部队进驻上海各机场和吴淞口海军基地任务之后，我们于十八日一时许返回军部指挥所，向郑长华、姬应伍常委汇报了警司首长布置交待的陆军部队进驻上海各机场和海军基地的部署、任务情况。我说：“我们到警司接受任务，首长对我们接待非常热情、亲切，并详细具体的介绍了进驻各机场的陆军情况，讲的很客气，说他们部队有的是从生产工地抽出来的，有的

部队刚组建，装备还不齐全；训练也比较少；要向空军部队学习等，对我们没有一点戒意，完全体现了毛主席、中央军委命令的精神。”向军常委汇报之后，我和叶蜚闻又到五号门二楼向王维国汇报，内容同上。王维国没有讲什么。

5. 九月十九日下午，郑长华、姬应伍、李鸿均、胡锦涛和我，会议二十六师的黄副政委等人在虹桥机场看望了进驻机场的陆军部队之后，到虹桥机场 77 团团部时，郑长华向该团的领导干部说：“我们是看望进驻机场的陆军老大哥部队后，来看看你们，陆军老大哥部队是奉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来配合我们共同保卫机场，他们很辛苦，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加强团结，搞好关系，在生活上要关心照顾他们。有关战备工作上的问题要和（原稿不全——编者）■

【九一三以后】

“九一三”以后我和梁金钟接触情况

1.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晚八、九点钟，上海民航局廖局长和梁金钟按军里的电话通知（可能是我打电话通知廖局长要他和廖局长一起到军里来开会）来到军四平路招待所值班员休息室，由王维国、郑长华向他们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命令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机场和海军基地、码头、港口的电报指示。当时我和裴斐以及其他不的领导也都在场。

王维国、郑长华向廖局长和梁金钟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陆军部队进驻空、海军机场、基地的电报指示之后，廖局长还谈了他到北京时民航局领导给他讲的关于乘坐民航班机的一些新规定和要求情况。

开完会，廖局长和梁金钟要离开指挥所回去时，我送他们时问梁金钟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梁金钟说：听他们保卫处长说空军一架大型机前几天失踪了，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是否找到了也不清楚。其它消息没有听到。梁金钟讲完后，他们就坐车回去了。

这次和梁金钟见面就谈了以上问题。

2.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七时许，我去王维国家里（王维国在院子里坐着），向王维国讲了一下陆军进驻各机场的情况。并建议：军里再召开一次师团领导干部会议，进一步具体布置一下：与进驻机场的陆军部队加强团结、紧密配合、密切协同，共同搞好和完成战备任务（王维国同意了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的意见，亦即九月二十日召开的干部会）。

紧接着梁金钟和裴斐也先后来了，王维国问梁金钟：你今晚怎么来了？梁金钟说：今天是星期六，我是回家休息的。王维国说：你们葛政委（上海民航局政委）怎么在加强战备时不在上海下部队去了？现在回来了没有？梁金钟说：葛政委是加强战备之前按党委的分工安排下去的，今天已到了杭州，战备要回上海。王维国说：民航班机复航后你们民航虹桥机场的情况怎么样？梁金钟说：我还没有参与虹桥机场的工作，故不了解那里的情况。王维国说：你（指梁）是参谋长怎么还没有参与虹桥机场的工作？梁金钟说：局党委分工，我负责民航局住在龙化的机关里的工作，要不是加强战备，按党委分工安排也就下部队去了。

王维国再没有谈别的问题，我们就回机关了。我这次和梁金钟见面没有谈什么问题。以上就是我在九一三以后两次和梁金钟见面谈论问题的情况。■

杨忠立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九一三以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

叶蜚闻在司令部黑骨干会上的发言内容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我根据林贼死党王维国的布置，在办公室召开司令部黑骨干

会（部党委委员都参加了），分析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以来的思想形势，谈个人的认识，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叶蜚闻参加了整个黑会，在会上发了言。其发言内容的大致意思如下：

1. 表态谈认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坚信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跟是是一条红线”，“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在路线斗争中经受考验，要坚定，决不动摇。”

2.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布置完成战备任务，现在新参谋虽然较多我还是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战备任务的。司令部一个组织力量，严密组织，具体分工负责，处的干部要亲自动手，加强检查和指导。各处之间要主动密切协同，互相帮助，充分发挥参谋人员的积极性，就完全可能保证完成战备任务。

3. 我们有信心保持机关的稳定性，司令部人员的思想比较稳定，团结也较好，这是稳住机关的基础。有思想问题的人是干部的，是要我进一步做好工作，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加强各处的政治思想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很好的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使大家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停飞、加强战备的问题，在思想上保持稳定，加强团结，积极引导大家投入战备工作，机关是完全可以稳住的。

叶蜚闻发言的具体话记不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九一三以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司令部开会研究贯彻执行

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措施和叶蜚闻整理会议材料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中央军委下令停飞加强战备；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下令

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中央军委加强战备指示的中心内容和要求是做好各机场、海军基地、各港口码头的反空降、反机降的战斗准备。

九月十五日早上裴雯从四平路军部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指挥所值班）：军常委要研究贯彻落实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问题，要司令部先研究提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的意见。

我说：请裴雯就在军部召集处的干部开会意见。裴雯说：还是他们到指挥所来。要我参加一起研究为好。于是就确定十五日上午在指挥所会议室召开司令部处的干部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

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人有：裴雯、叶蜚闻、成关林、裴寿生、杨运辉、杨如山、王辉章、杨述桂、柳振民、张秉功、林玉其、唐明智、江耀生、袁成俊，以及作战处的几个参谋。

会议开始时先学习领会了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精神，然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我们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提出了加强战备的具体措施意见，最后由叶蜚闻负责组织整理成材料。我和裴雯都看过，同意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遵照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精神确定以做好各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的战斗准备为加强战备的重点，具体措施是：

1. 各机场的歼击航空兵部队，按照反空降、反机降方案，在本机场内进行部署和疏散，检查恢复战斗编组，研究熟悉作战预案，组织好协同和指挥，搞好通讯联络。各机场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飞机担任战斗值班（当时可能有具体数目要求）。随时准备起飞作战。其它飞机和机务保证人员疏散时都要配套，保证能及时转进、连续起飞作战。机场跑道都要设置机动障碍，要既能防敌机降，又能及时撤离保证战机起飞作战。组织飞行是研究对敌运输机、直升飞机和伞兵的打法。

2. 为了统一组织指挥各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作战，部署在各机场内的高炮部队在反空降、反机作战时，统一归该机场歼击部队指挥员指挥，各机场要统一研究制定各兵种的

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预案和协同动作。

3. 驻在各机场附近的高炮部队都有支援各机场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任务。高炮 24 团有支援虹桥机场反空降、反机降作战的任务；高炮二十二团有支援大场机场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任务，必要时还有支援虹桥机场歼灭空降、机降敌人的任务；高炮二十三团和高炮三师住江湾机场附近的部队有支援江湾机场反空降、反机降作战的任务；高炮三师要准备好一个团并配备好车辆，随时准备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支援各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作战。

4. 加强情况、掌握，严密监视空中情况，“八一四站”加强对敌人动向情况的掌握；雷达部队要组织加强和调整好雷达站的战斗值班，要严密监视和掌握空中情况，特别要注意对低空的监视和掌握，发现情况要及时上报和通报，发现可疑情况要边报边查，严防误、漏敌情。为保证军指挥所和 26 师指挥所的指挥引导，引导雷达明确区分任务，雷达三十一团迅速将修理好的波——30 雷达临时在青浦与虹桥机场之间选择占领阵地担任战备。

5. 加强各级指挥所的战斗值班，各级主要指挥员轮流担任值班，亲自掌握处理情况。战勤人员要加强值班，严守工作岗位，严格值班制度，加强请示报告，及时报告和反映情况，保证能及时精确地实施组织指挥任务。

6. 组织好通讯联络，保证及时连续的实施指挥。各级电台要常收听；有线电线路要加强检查维修，保证通讯联络不中断，特别是各部队之间协同作战的通讯联络，要组织好，配备必要的器材，通讯联络的具体问题由通讯处负责组织。

7. 各部队均要依据反空袭、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任务，迅速研究制定或修改好作战预案，并组织必要的演练，各部队根据作战任务特点及部队战术情况有重点的组织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训练。

以上就是我们开会研究提出的、叶蜚闻负责整理成材料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意见的主要内容。九月十五日中午修改、军常委讨论后（也讨论了政治工作的意见），下午由郑长华在师团领导干部和基层处以上干部会议上进

行布置（即按叶蜚闻整理成的材料讲的）。■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其它问题】

关于几个问题的情况

经我认真地反复回忆和思考，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交代和反映以下问题的情况：

1.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秉东去北京时，经过我向保密室要了十本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一九七一年上半年领航处的林玉其，也可能是其他的人向我说：“45师领航科的徐继山（由军领航处调去的）给他们处来信要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要我给保密室讲一下给徐继山几本。”是否给徐继山了我记不清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南空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时，郭广权和高雨民向我要我们打印的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权太万在会上介绍了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之后），我经郑长华同意，每人给了他们一份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

林立果的黑文件（《空军作战文件》）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周赤萍写林彪的那本小册子是由政治部发给各支部的，没有经过我的手，我也没有给任何人。

2. 一九六八年九、十月间，我去北京参加空军兵员会议时，我同陶宗义一起到过江腾蛟家里去看过江腾蛟。我到江腾蛟家里时江和张彪等都在院内枣树下坐着，我带给江腾蛟两支塑料笔，江腾蛟叫人给我打了一些枣子，我待会上海分给周建平、王维国等人了。这次去江腾蛟家里没有谈什么问题。

一九六九年十、十一月间，我和刘炳南去北京参加空军兵员会议时，我们又到江腾蛟家里看过江腾蛟，谈话内容同黑关系中交待的相同。

一九六九年，我记得王维国告诉要给江腾蛟送一些大米和豆油，是经姜国俊具体办的，

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以后给江腾蛟送东西都是后勤办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3. 一九七一年三、四月间，我根据每年新兵训练的需要（过去每年差不多都组织共同科目教练员训练班）和“两打”训练的要求，我提出并经郑长华同意，组织了全军共同科目教练员训练班（培养教练员），具体组织领导是由郭希洪负责的。训练班开学时我去讲了话，内容主要是讲加强共同科目训练的重要性和对教练训练班如何办好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希望，没有讲其它问题。

4. 给几个高机连补发所缺的轻武器（步枪、冲锋枪）是我告诉王辉章补发的（已交代），我根本不知道发给高机连手雷和炸药的事，过去也没有听说发给高机连手雷和炸药的事。

5. 一九七一年五月，军组织技术革新展览会可能是郑长华决定的，展览会的具体组织和展品的具体确定也不是我具体负责搞的，所以展品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至于说裴寿生提出要展览通信营制作的小报话机我没有同意的事，我记得没有此事。因为制造小报话机在会议上也讲过，也多次拿到司令部来看过，大家都知道，如果试制成功已能使用，又是在军内展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展出。

6. 我讲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喊过这样的口号。我没有讲过“忠于林彪一家”、“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话，也没有讲过“为林副部长的身体健康干杯”的话。

7. 我根本没有讲过“江青同志不支持空四军，王维国未被选入上海市委书记处是江青同志到上海做了工作”的话，我也从来没听说过这样污蔑、攻击江青同志的言论。我对江青同志没有任何攻击言论，我希望组织上进一步进行调查。

8. 除了我交待的以外，我再没有攻击春桥同志、洪文同志的言论。

9. 我没有讲过“周纯麟同志是来摘桃子的”话。

10. 我没有议论过七一年“七一社论”，我也不知道七一社论就是上海市起草的事，我也没有向司令部布置过信息七一社论的事，也没有看过这个讲话材料。关于七一社论问题在我思想上没有一点印象。

11. 我没有讲过“陆军部队在我们部队搞演习是有计划搞的”，因为陆军部队在我们高炮部队阵地附近搞演习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在这期间发生的），这时我们正在奉贤靶场组织高炮部队实弹射击。六月底我从靶场回军部后才听叶蜚闻讲：“陆军部队在高炮某团某连阵地附近组织调查演习，裴斐要他们派了两个人去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了解，陆军部队是正常的进行军事训练，并非针对我们组织的演习。”我当时同意他们调查的结果。■

杨忠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其它问题】

我给高雨民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情况

一九七一年八月，南空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时，会议后期权太万在南空作战会议上介绍了所谓林立果在航空兵九师搞的布置飞行安全的经验之后，南空作战处高雨民对我讲：“周建平准备会议总结发言（南空作战会议），要看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要我给他一份打印好的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

我把周建平要打印好的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的事先告诉了郑长华，（该材料是郑长华决定打印的，所以要经过他），郑长华说“周副司令要给他一份”。我就给了高雨民一份我们打印好的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

我没有和高雨民谈其它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